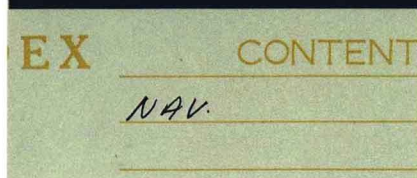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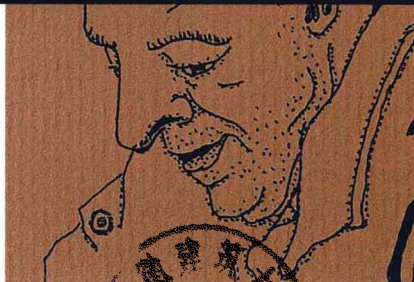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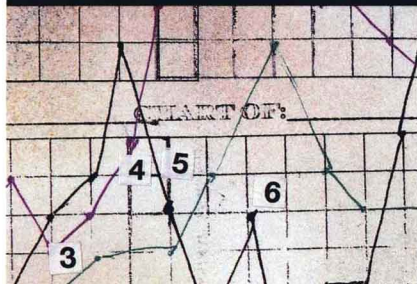


:手绘的创意日志:

[美]珍妮弗·纽 著 周姗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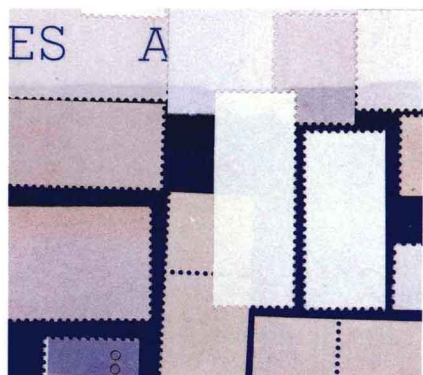
last with (P) leaving a
pies present locally at a
ignating at charcoal.
usually stained with
angles. Took 2 ch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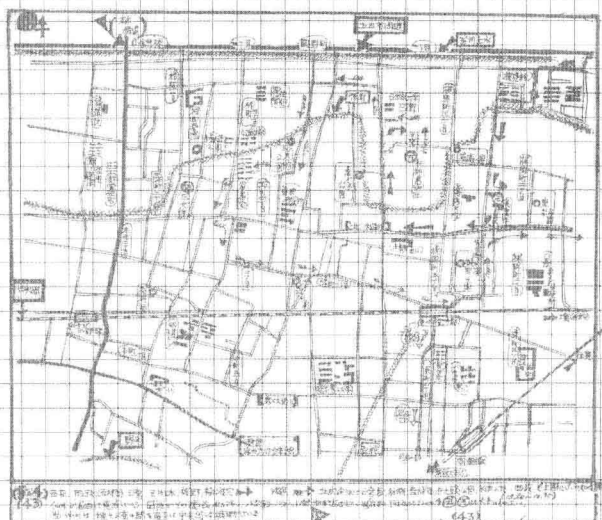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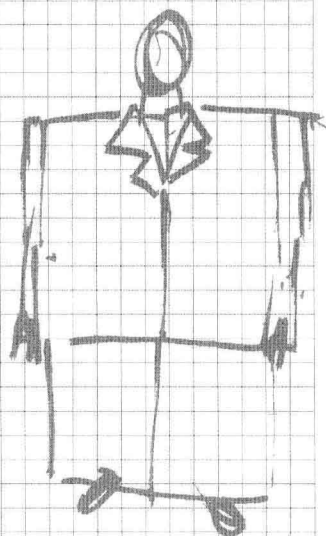


洋溢灵感的绘画、速写、水彩、设计图表、拼贴、肖像和照片。
与你一起探究摄影师、建筑师、环球旅行者、火山学家、歌曲
作者、画家、设计师、园丁、博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心灵絮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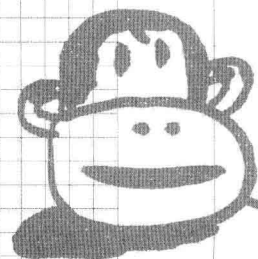


213	07/10	12:07A	Berkeley
10P	214	07/10	Berkeley
36P	215	07/10	San Franc
37P		01:37P	San Franc
13P	216	07/10	San Franc
14P	217	07/10	
	218	07/10	San Franc
	219	07/10	San Fran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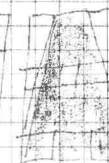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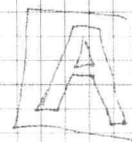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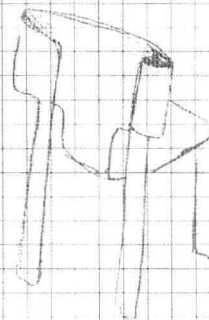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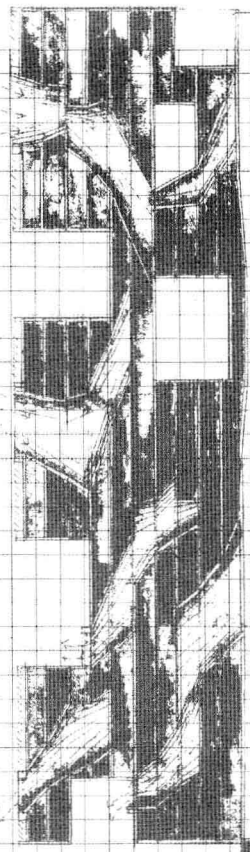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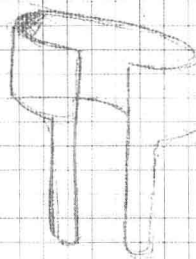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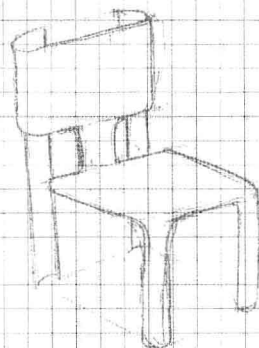
SNOW TODAY
WALK IN GROVE-COLD
DOGS GET BATH

[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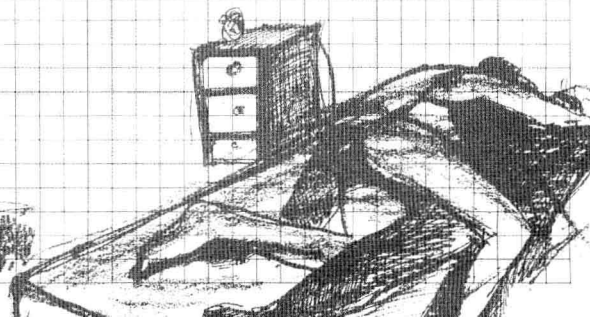
BEAU

As we process things in our mind, I
understand eye is left in its beauty. I
will reflect it over and over - but
it is the processing that will let
it be the way it is.

手绘的创意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a note, located below the dark textured sha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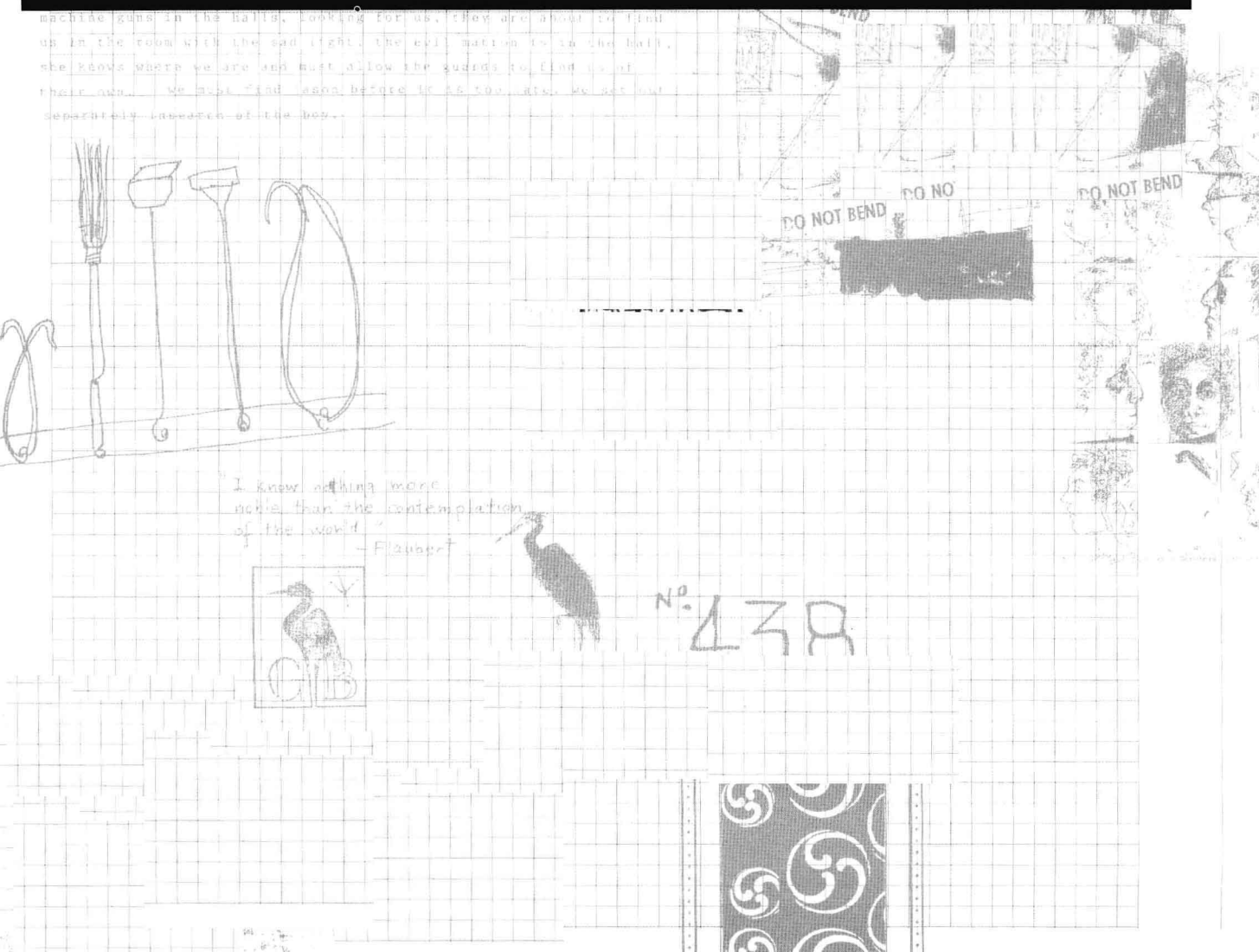


DRAWING FROM LIFE:

:手绘的创意日志:

[美]珍妮弗·纽 著 周姗姗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绘的创意日志/(美)纽(New, J.)著;周姗译.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01

ISBN 978-7-5322-7488-8

I. ①手... II. ①纽... ②周... III. ①艺术-通俗读物

IV. ①J-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9267号

Published b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37 East Seventh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03

©2005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and bound in China

Right manager: Ruby Ji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0-764

手绘的创意日志

著者: [美]珍妮弗·纽

译者: 周 姗

策 划: 姚宏翔

统 筹: 丁 雯

责任编辑: 姚宏翔

特约编辑: 丁 雯

封面设计: 顾怡清

技术编辑: 季 卫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10 1/12 印张 16

版 次: 2012年0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0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322-74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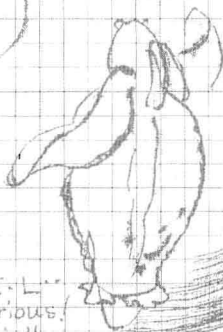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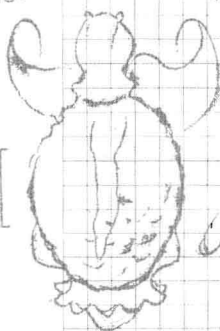
定 价: 58.00元

献给伊丽莎白和托庇厄斯
愿你们永远美丽又充满智慧

G·R·E·E·N·S·E·A·T·U·R·T·L·E..
Chelonia mydas

just a brief glimpse of the turt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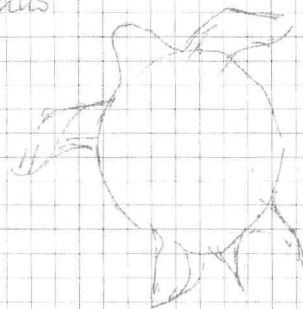
used to be related to molluscs.



A·A·N·G·E·L..
teropod. Curious!
transparent like a jelly.
ent told me to move out
the way of the signs.

Pleurobrachia bachei

S·E·A·G·O·O·S·E·B·E·R·R·I·E·S..
(these look too "furry" — feathered tentacles actually less dense).



other can stay extended

one
shrinks
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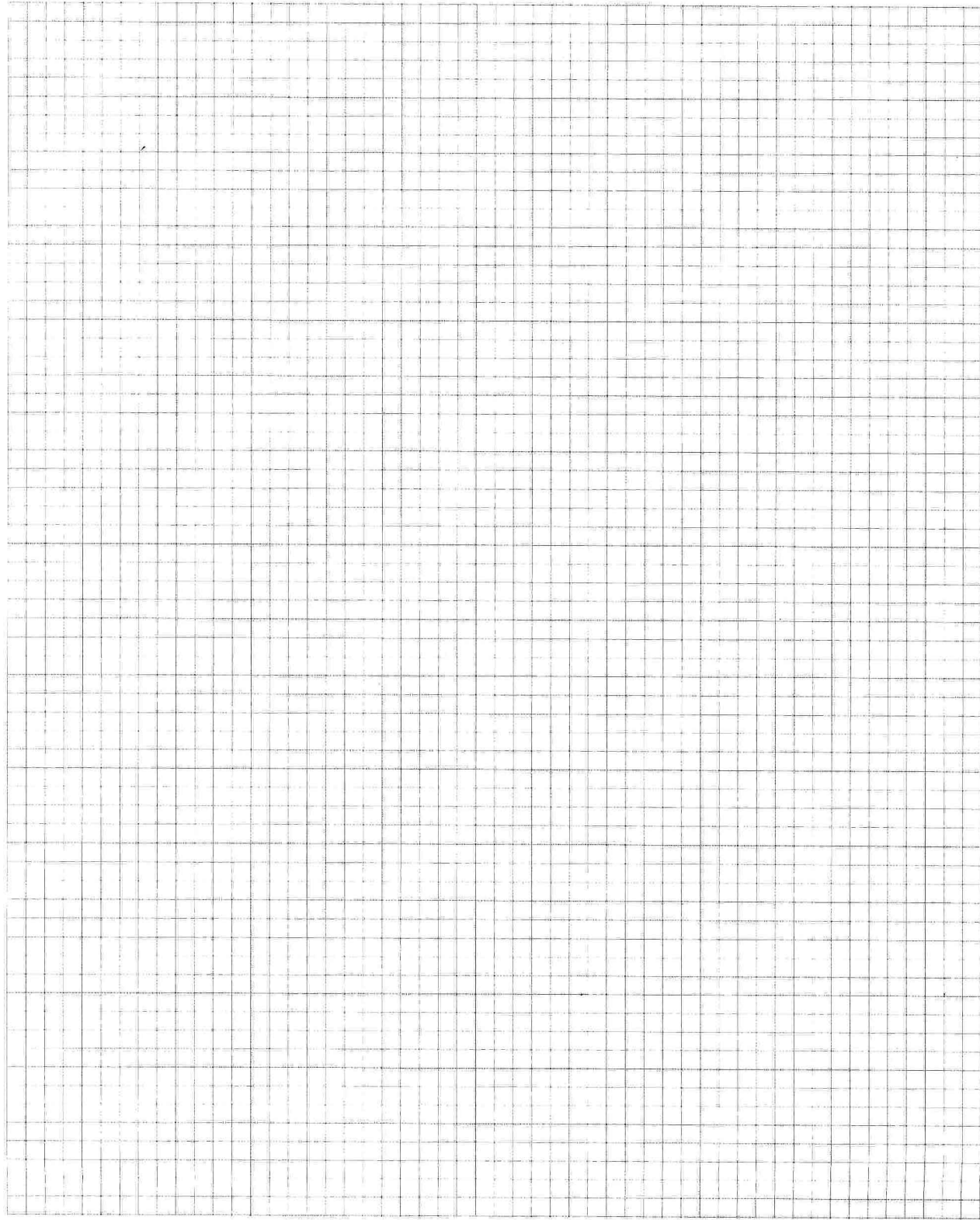
2.

1.
two long fe-
tentacles
water for



3.

body simultaneously
begins to spin,
reeling in plankton.



目录

008 / 前言
012 / 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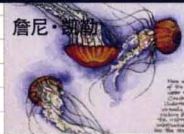
019/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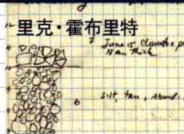
022



028



034



040



044



049



056



058



065



070



072



078



082



091



098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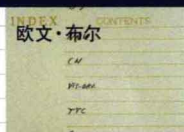
112



116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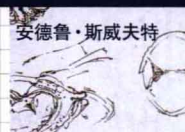
124



130



136



142



144

151/创作



153



158



162



166



172



176



182

188 / 感谢
189 / 日志作者小传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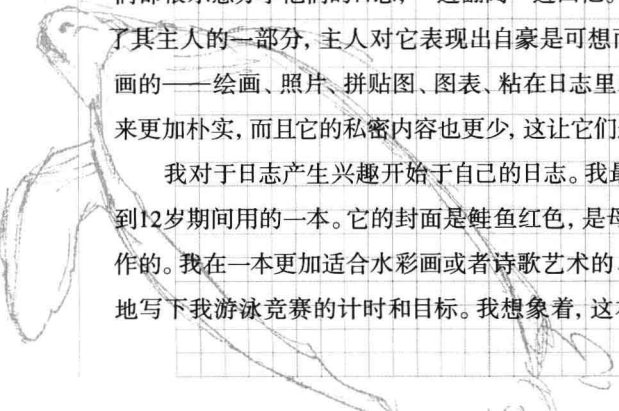
日志是创作生涯的“无名英雄”、“劳动人民”。它们住在形形色色人的口袋和肩包里。无论是一位在清晨散步的猎鸟者、一位实地调查的科学家、一位因航班延误滞留在异国机场的电影导演、一位在思考下一季系列时装的设计师，还是一个不愿做作业的少年，对于他们来说，日志都是可信的密友和可靠的主力。

本书就是要介绍这个虽然不起眼、但却非常美丽的工具。就像是年代久远的夏克椅因为坐在上面的人多了而变得光滑起来，或者像因为几十年的洗刷和与人的接触而渐渐褪色的手工被单，日志也同样非常实用，人们可以因着喜爱之心反复使用。又因它本身具有生命力，所以我们不舍得弃之不顾。但是就因为它太普遍了，所以常常被人忽视。

有一天我正在写作本书，我的朋友、房屋承包商约翰来到我家，和我讨论在楼上多砌一堵墙的事。为了充分理解我所想要的效果，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小的螺旋笔记本，在上面做起了笔记。我当然对此十分好奇（最近如果我从咖啡厅外面透过窗户看见里面有人在日志上涂涂写写，我通常会飞奔进去；我至少在飞机上成功地“教唆”一个人在她的素描本上为我画了几笔）。他很乐意放下我们刚刚讨论的事情，谈起了他的笔记本。“噢，我不知道，”当我问他到底有几本日志时他微笑地说道，“几百本吧，我想。我从1979年起就开始记日志了。写完了就把它们扔到一个盒子里。它们都在我店里的阁楼上。”

我发现大多数人和约翰一样，都很乐意和我谈起他们的日志。虽然也有一些人婉拒了我的请求，原因是他们的日志太私人了或者太没意思了，但是大部分时候他们都很乐意分享他们的日志，一边翻阅一边回忆。毕竟，住在衬衣口袋里的日志成为了其主人的一部分，主人对它表现出自豪是可想而知的。最吸引我的日志是带有图画的——绘画、照片、拼贴图、图表、粘在日志里的各种碎片，它们让这本日志看起来更加朴实，而且它的私密内容也更少，这让它们适合给众人观赏。

我对于日志产生兴趣开始于自己的日志。我最早的日志可以追溯到童年，我9岁到12岁期间用的一本。它的封面是鲑鱼红色，是母亲在学习书籍装帧艺术时自己制作的。我在一本更加适合水彩画或者诗歌艺术的、厚实又是手工制作的纸张上草草地写下我游泳竞赛的计时和目标。我想象着，这本日志，就是我向奥林匹克水准目



标迈进的见证。在这之后，我直到大学才又重新开始写日志，这次也是因为这个时期我有着强烈的梦想。从此往后，我2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虽然有时两次记录中间会间隔几个月。这些日志没有什么视觉美感，根本不能称为是作家的日志。它们里面记录的多半是我每天的心情，一个年轻女子寻找自我的过程：偶尔抱怨、自卑，常常焦虑，间或也有些开心的事。

虽然不是刻意为之，但是我保存着这些日志——没有一本日志的大小或者颜色是一样的——我把它们和旧日历与通讯录（它们的作用也类似于日志）通通放在一个纸盒子里。但是我几乎不会打开这个盒子，因为日志的内容总让我难为情。比如说里面记录着我19岁“坠入爱河”，24岁“郁闷和寻找”，还有31岁“对身为母亲而做的决定感到忐忑”。但是无论重读这些早年的自己有多么得不舒服，我还是会被叙述深深吸引，并一直读下去，回忆在那些不同的时间点上我到底是怎样的。

在琼·迪迪翁中规中矩的文章“关于记笔记”中她谈到，一本日志除了对它的作者有用之外，对他人而言毫无价值；除了作者之外，谁还会对20多年前在宾馆衣帽间里听到的一则对话感兴趣呢？即使对于它的作者来说，大部分日志的内容也早已被遗忘。但是，迪迪翁说道，日志帮助我们与过去的自己建立联系，这是十分重要的。“我想我们熟悉过去的自我是很有必要的，”她写道，“不管过去的自己是好是坏。否则，它们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蹦出来，在一个你心情很糟的夜晚，在凌晨四点钟时闯进你的心里，咄咄逼人地追问是谁丢弃了、背叛了它们，而谁又会来补偿。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自以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东西。”

当我回看自己的日志时，最吸引我的是一些随意贴在页面上的图像。通常它们不拘一格，被草草地折起来，插在书页当中而不是被粘贴起来。一张大约是从1991年报纸上剪下来的流浪汉的照片，让我一下子回到了西雅图的大街上，当时我才20岁刚出头，在我的住处附近与眼神空洞、正在行乞的男男女女擦身而过。一个从法国艾克斯糕点店带回来的薄薄的纸袋从另一本日志中掉了出来，我的嘴里立刻泛起一股涂抹着厚厚奶油的蛋糕的味道。但我在当天的日志中完全没有提到糕点或者是这家法国糕点店的名字。

我真正理解视觉日志所蕴含的潜力，还是在2000年我为丹·埃尔登作传的时候。丹·埃尔登是一位因公殉职的摄影记者。虽然埃尔登留给世人的东西很多，但是最著名的还是他拼贴画式的日志，这些日志可以追溯到他的高中时期。作为他的传记作家，我大量地参考了他的日志，并且不得不对其中多变的故事线进行诠释，将事实同半真半假的叙述以及幻想区分开来。即使在我发现埃尔登的叙述不可靠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叙述都不可靠），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日志当中寻找

答案。他的日志对我具有磁铁般的吸引力。它们不仅非常漂亮，而且承载着他的呼吸和灵魂。从他的日志当中，而不是从他的肖像照或是朋友的追述中，我更能感受到他真实的存在。

因为埃尔登是一个很注重视觉的人，所以他的日志就成为可以窥探他创作过程的一扇窗户。我可以瞥见他观察世界的方法：一个像水牛角的话；一个像魔鬼的东柏林老人。就像年轻的艺术一样，他正在建立一种符号语言，这是初来乍到的观察者所不能理解的。而日志正是翻译这种语言的钥匙。

这就是视觉日志对读者的吸引力所在——是了解另外一个人如何思考的机会。本书所选取的日志作者中有一位是托马斯·奥兰德，他告诉了我他在观赏著名建筑师的素描图时的感受：“你看到的是某人的生活。这和看一幅成品是截然不同的。你可以渐渐了解甚至明白这些概念是如何融入建筑里的。”

本书就是借助视觉日志晦涩模糊的特点，试图让人们了解不同日志作者复杂的创作过程。本书并没有把各种日志按照日志类型或者作者的职业来划分，比如说艺术家的日志、游记和科学家的实地记录。书中所采用的顺序是为了将看似毫不相关的日志作者之间的相似程度最大化。你可能会问：将医生和词曲作者、被单设计师和卡通画家的日志并排放置供人观看有什么好处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翻阅过几百本日志之后我发现了日志有四种不同的功能。

在这些功能中最主要的（这四种用处组成了一个圆形结构，因为日志作者可以从任何一点切入记录过程）是观察。在这个阶段，日志作者会仔细观察自己或者是自然世界，注视城市人行横道上人们衣着颜色，或者是西部群山之上云彩的形状。观察很快就转变成为反思，作者会反思他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意义：我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了，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

观察和反思是几乎所有视觉日志最主要的核心。在它们之后是探索 and 创作。探索可以很直接（一次游记），也可以很形象（一次有趣的调查）。不管怎样，它们帮助作者冲破固有的束缚，激活他的感官。因为这样的日志中充满了色彩和拼贴，所以它们通常是生

动的。对比起来,创作经常只有黑线和白线,因为它们大都是在有灵感时仓促画下的。

很多视觉日志包括不止一种功能。我们显然可以很自然地从一个功能转移到另一个功能。在本书中,不同作者的日志编排顺序是根据他们日志中最突出的功能来安排的。

虽然此书不能教会你如何记日志——大部分收录的日志都十分个人和个性化,无法进行复制——但是日志中肯定有许多亮点能激发读者的创造力。

我自己的日志水平也在为埃尔登作传和为本书采访各位日志作者之后得到了提高。我所感兴趣的是,日志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理解我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以及日志能为别人了解我提供些什么线索。养育孩子尤其让我意识到日志真实、蓝图型的特征。我放弃了以前发泄式的记录方式,我长时间以来都是这样记日志的,但这对我没有一点帮助。取而代之的,是三本新的日志:一本是跟工作相关的、没有任何废话的黑封皮日志;另外一本是记录我的孩子们每天活动的日志,里面记下的是我不想忘记但肯定会忘记的时刻;第三本是数字化的日志,这样做是受到本书中收录的两个日志作者的启发:我每天会为我们的家庭生活照一张照片。

后两本日志教会了我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孩子。当我试着回忆他们童年早期时光如何时,我会从他们身边走开,不再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回忆,而是变成一个社会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和记录者。检验生活中最小的细节是日志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我们经常盲目而又麻木地度过每一天,甚至不能够回忆起早餐时吃过的桃子的形状或者是一个同事毛衣的颜色。本书中所收录的人都花了大量的时间观察并记录我们许多人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事物。他们这样磨练自己的敏感度,让自己有更熟练的技艺。伟大的智慧来源于对世界的细心观察,但是如此做的人却大多数不为人知。也许他们就是当今的卡桑德拉们¹。

¹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的女儿。阿波罗因其美丽赐给她说预言的能力,但因为她不接受阿波罗的爱,阿波罗诅咒她:“虽然能正确地预言未来,但却没人相信。”在此处作者的意思是这些日志作者虽然有着很多前瞻性的想法和智慧,却常常被人们忽视。——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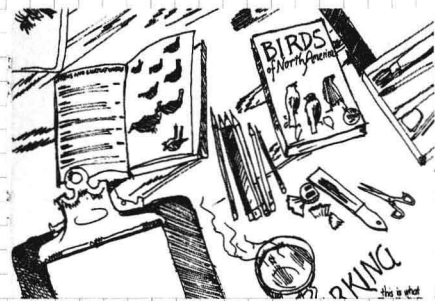
厨房的洗涤池

视觉日志是由神秘的符号语言创作成的。不管是不是有意为之，它们是只有作者才能看得懂的私人地图。除了他，没有别人能看懂画面上一个沙袋或是几根箭的意思。也无人能记得创作这个画面时是什么情形：是音响里大声播放着乔妮·米切尔的音乐，是鼠尾草的香气从隐蔽的花园中隐隐飘来，还是伴随着昨晚的争论留下的不快。

即便如此，视觉日志能比纯文字写作为读者提供更加具体的日志创作时的文化环境。它们不是单一地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而是从中汲取原料。任何使用过原始资料进行研究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阅读某人的生平和翻开老旧泛黄的信札的区别是很大的。当干花和手写的食谱从皱巴巴的信封里掉出来的时候，你几乎可以看见花园中生长的蜀葵，闻到烤箱里烘焙面包的香味。磨损的报道文章比起任何历史学家著的初级历史读本都更能体现时代的价值。

但所有这些东西在剪贴簿、信札，甚至是日历上就能找到了。那么什么是日志呢？有些人说他们的日志已经被电子邮件给取代了。有人会在纸片儿上记录自己的梦境，这些纸有的大小和海报差不多。他饶有自信地说自己所写的就是日志。而另有人则在他的电子数据表上记录下自己每天的活动。当被问到日志的定义时，人们的回答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比喻：日志是一种习惯、一张意识的地图、内心地图、一个安全网、记忆银行、一站式消费商店。一个有着大大小小很多本日志的人——大本记录当天报纸中所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小本记录自己要做的事情，而大大小小的那本则被放在电话旁边供他随时写写划划的——问道：“不是每个人都有本日志吗？”他的意思是，无论我们管不管它叫日志，我们不都有一些这样的小本子吗？

如果我们采用日志最广义的定义——一个我们记录个人思考、对于世界的认识、有趣的散步经历和计划的地方——那么日程表、记事本、速写本、墙历、信札和通讯录都可以被称为日志。正如亚历山大·强森在他的《留痕：关于日志的记录》中



博物学家汉娜·欣奇曼30多年来一直记日志。她日常的写作与绘画让她能坚定地致力于对心理和风景的探究。

所写道的：“日志不仅是一个实体，而且是一种记录与保存的心理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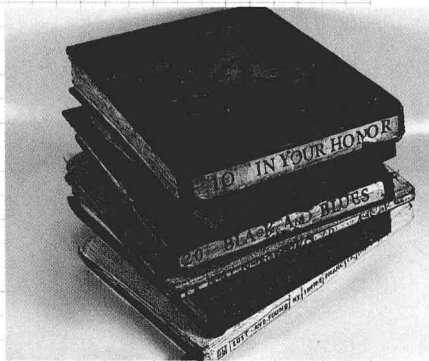
“日志”的含义丰富，可以指日记、速写本和记事本。在《一个人的书》的作者托马斯·马伦对日志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对于日志和日记的区别的理解是：“这两个词其实不可避免地被混为一谈了。它们都植根于即时性当中，但也可能是因为‘日志’与新闻业的联系更加紧密，而‘日记’则与‘亲爱的’混在一起，所以后者看上去总比前者更加个人一点。”然后他摘录了《塞缪尔·强森字典》中对于“日记”的定义：“对于每日事物、事件和发现的记录：日志。”

作家、卡通画家林达·巴里认为她在松散的、泛黄的标准纸上所写的文章或所画的插图就是日志，虽然她仍然会对她年幼时在沃尔沃思商场所看见的日记本垂涎三尺。她仍希望自己能够填满一本“三句话一天”的日记本，而她不舍得在她收藏的两本日记本里写任何东西。“我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那些悬挂在日记本锁头上的小钥匙更好看的了，”她说道，“我看见日记本时还是会很兴奋。它们让人看上去希望满满。有日记代表着还有未来。”

因为日志本身含义广泛，它能囊括任何东西，甚至是厨房的洗涤池。日志记录了生活中的矛盾、情感强烈的瞬间和非得写下来但却没有什么作用的简短新闻，这可谓是日志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在希拉·班德所著的《作家的日志：40位当代作家和他们的日志》中，内奥米·希哈布·奈说道：“我曾经听人说过，记事本就是厨房抽屉，我们在里面放上各种小东西——小线头、皱折的食谱，钉子和螺丝，用过一次的生日蜡烛，还有优惠券等等。这东西在哪儿？啊，它肯定在那儿。还能在什么地方呢？”或者像插画家约翰·克拉普在他的日志里说的，日志“是我所好奇的事物的总和，就像史密森尼博物馆里举办的‘人类的阁楼’的展出一样”。

这样看来，日志是未来工作的档案夹。虽然琼·迪迪翁不赞同将日志看成是日后可以提取利息的储蓄库，但是很明显的是，很多艺术家的日志就有这一功能。摄影师罗伯特·帕克哈里森在自己创作过程的每一步上都离不开日志，而且视其比其他大多数专业工具都要珍贵，因为其中有许多他未曾使用过的概念。“日志就像是最后成品的残渣，”他评说道。在头脑风暴的最早阶段，他会将照片、杂志上的广告粘在日志中，也会写下些诗句和对电影场景的描述。虽然这些让他深有感触的东西也许永远只囿于他的日志中，但是其中的一些会成为他摄影作品的来源。

科学家欧文·布尔一年就要写上好几笔记本的日志（“笔记本”、“实验记录本”、“野地记录本”是科学领域常用的几个术语，但是我采访的科学家中没有一个人会因反感而不用“日志”这个词）。就像帕克哈里森一样，这些日志对他来



画家约翰·科普兰在学生时期一位教授的建议下开始记录日志。日志对于他的创作探究大有裨益，同时也是他能分享秘密的密友和情感的宣泄之处。

说是十分珍贵的点子库。他没有摄影师那么频繁地翻阅以前的日志,虽然其中有许多可以发表的数据,但是他很少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探究,因为在他思考过一个问题之后,对于这个想法就再没有什么兴趣了。

这就带出了日志的另一个功能:它们是我们可以轻松面对的事物,是编辑找不到的安全港湾。在日志里,我们可以发泄、头脑风暴、变换各种不同的身份。它们很少会入别人的眼——除非是我们自愿,否则就是隐私被无情地侵犯了。在日志里,我们可以毫无顾忌,不一定要创作出上乘之作,也不需要乖乖按照规矩来做。建筑师安德森·肯尼说,当他第一次记日志的时候,他觉得得到了释放,“我在书页之间得到了自由。”

一些本书收录的日志作者认为他们的日志是思考的过程,这毫不令人感到惊奇。肯尼说:“我每天都写日志。如果我不写,我就有一种失落的感觉。这就像是一种祷告或者冥想。”雷纳多·尤马里认为通过自己的日志来回顾一天的生活让他变得沉静深刻,这是一种与自我的联结。另外几个日志作者是悟道于佛教之人,他们也认为冥想与日志写作中对于细节的关注这一点很相似。就像欣奇曼所写的:“佛教徒和瑜伽练习者都是以实现对紧张情绪的控制并达到更深层次的宁静为目标的。”

如果我们愿意,日志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可以让我们放慢节奏,也可以重新训练我们的眼睛。它帮助我们看见意想不到的、发现不协调中的美。插画家迈拉·卡尔曼把这称为“生活中的奇妙缘分”。她的身边总是带着一本日志本以便记录她虽然看见了但是又转身即忘且不易想起的场景:比如说那个穿着紫色裤子、内八字脚的、抱着本粉色笔记本的小姑娘。或者就如她说的,记录那些“你本不应该注意的”,比如说博物馆里的警卫,而不是墙上伦勃朗的画作。类似的,被单设计师丹尼斯·施密特也在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了灵感:拖拉机挂车背部的形状,冰淇淋的颜色。

让人毫不惊奇的是,日志作者对于他们的日志本的要求通常很独特怪异。有网格线的纸张或者没有网格线的,纸张的厚度,软皮的或者硬皮的,记日志的成败与否受到这一切因素的影响。有一些日志作者不那么挑三拣四,但是他们也只不过是例外罢了。比如说,地质学家里克·霍布里特在其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只使用棕色的InteriorDI-6野地记录本。而对于时常特立独行的歌手兼词曲作家大卫·拜恩来说,他在记日志方面完全没有任何挑剔。他会使用日程表、标准便利贴或者是在路



有一次,导演迈克·菲吉斯被滞留在旧金山机场八个小时,他注意到一群修女并把她们速写了下来。和许多记日志的作者一样,他承认自己一些最好的想法是在飞机场里诞生的。

上随意买的空白本子。

其他人在选用简单的日志本时的目的性更强一些。比如说写作大师娜塔丽·金瑞伯就推荐朴素的螺旋记事本，因为它们不花哨；而琳达·巴里喜欢标准便利贴，因为它们会提醒她自己这只是在随意写写。“一些日记本太漂亮了，让我都不愿意在上面写字，”她说道，“这对我来说确实挺矛盾的。它们看上去是那么完美，而我在上面一写字就全给破坏了。”

大多数时候，热爱记日志的人常常有可能变成书本控，在旅途中收集日志本或者很喜欢收到日志本作为礼物。他们可以对生产本子的公司如数家珍，就像有些人对红酒和鞋子的品牌了如指掌一样（要不要来本Daler-Rowney公司出的本子？），而且他们对于各种钢笔和艺术材料也是再熟悉不过了；即使他不是视觉艺术家也会对其使用的钢笔有着严格的要求。他们在回忆过去光临过的文具店时总是既兴奋又惆怅。“你知不知道在华盛顿的西南角上有一家卖欧洲笔记本的店？我在巴黎里沃利大街上的一家文具店可买了很多文具呢。”与我交谈过的一个长期写作日志的人在得知他一直使用的小开本记事本将停产时紧张万分。他打电话给了生产厂商并购买了他们所有的存货——共300本——足够他今生享用了。

欣奇曼和画家麦克·罗伯兹会自己制作日志本——这就不用担心他们的日志本会停产了。导演麦克·菲吉斯对他刚刚买到的完美的意大利日志本赞不绝口。很多人都提到在他们的日志本收藏当中有意大利制造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不太舍得使用：“太精致了”，“太漂亮了”是他们的理由。

日志作者明显偏爱日志本的质感胜于电脑的。“让我看看在哪个掌上电脑上能够粘东西的。”摄影师莱尔·欧威尔克在谈到自己选择使用日志本而不是电子笔记本时说道。虽然数字日志，特别是博客，是发展最快的一种记日志的形式，但是很多通过视觉来思考的人还是喜欢使用手工记录。一支笔和它缓慢的书写速度比起电脑来能让他们更加留意整个思考过程。在这里收录的艺术家日志作者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在日志本上绘画的过程中学到重要的课程。就像医学插图绘制员安德鲁·斯威夫特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时所说的：“在电脑上你可以轻易地画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图像，比如说绘制一个细胞，但是如果你不在传统的绘画中先学会如何绘制，你在电脑上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日志帮助我们去看。在本子里涂写点什么——坐下来绘图，找出描写最恰当的词句，调和最纯正的颜色——迫使我们能更加仔细地了解一个主题。科学插画



虽然很多人对自己的日志“守备森严”，但是另一些人则很欢迎读者甚至是参与者。安德森·肯尼让自己五岁的邻居蔡斯在自己的日志里涂画，因为这比一幅随意涂抹的图画更具有影响力。



约翰·缪尔，美国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的奠基人，在他的实地考察笔记中有使用铅笔完成的精致图画。就像这幅临摹就是他于1879年7月在考尔德山旅行时所作的。

家詹妮·凯勒会在水族馆玻璃缸前耐心地等候，在潘通国际色卡小册子上找出相符的颜色。火山学家霍布里特会在有任务时整天不停地先写下粗略的笔记，并在当晚熬夜将细节填补得尽量详细。

与受雇于人的凯勒和要对许多人负责的科学家霍布里特不同，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志只要对自己负责就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记忆能鲜活丰富而不是模糊老套。在历时一年半之久的自行车旅行过程中，索菲·宾德完成了七本日记。这个过程让她本来就不紧不慢的旅程更加缓慢了，以至于她不得不在一个地方深挖下去，仔细观察建筑的线条、服装的色彩和风的气息。即使在途经她家乡法国西南部的时候，她也发现了从前不曾注意过的东西：“你坐在一个地方发现自己注意到很多以前不曾发现的东西。”

梭罗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日志写作的守护神。《瓦尔登湖》是基于他在马塞诸萨州树林里的湖旁度过的一个著名的假日而写成的。这本书是细致观察的登峰之作，也成为了历代追随者的模范之作，比如说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和散文诗人安妮·迪拉德。每一个追随梭罗脚步的作家都将眼睛睁得大大的，希望能够看到之前所没有看见之事。“你在单的观察中能看见的东西何其之多啊！”梭罗歌颂道，这句话被粘贴在日志的内封面上是最合适不过的。

追溯到日志最早的雏形，就是观察之作，就算它们里面没有图画，也带着视觉的特征。最早的日志之一——《清少纳言的枕边书》，是10世纪末平安时代日本宫廷中的一员所写的，其中充满了印象派的文字，比如说“身着轻似蝉翼的宫服”。虽然这样的写作在当时并不少见（托马斯·马伦写道：“在西方写作日记的传统产生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日本女人就已经将其情感倾注在其‘枕边书’中，装在一个书套内，不为她们的丈夫所知。”），但是清少纳言的眼光非常犀利。她的日志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系统，她解释道：“我开始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细碎的事情、古老的故事和各样的事情，经常包括最细微的小事。从整体上来说，我关注自己认为有趣美丽的事物；我的笔记里也有关于树木、植物、鸟类和昆虫的诗歌。”

清少纳言日志的内容和方法与李奥纳多·达·芬奇的记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集子里的内容毫无规律可言，是由我所誊抄的许多页纸张组成，希望以后能够根据它们各自涉及的领域排列整齐；我想在我最终完成之前可能还要这样胡乱涂写很多次，所以，我的读者，请不要责怪我，因为这里所涉及的领域甚多，而我又无法将其一一记住，说‘我不会再记下这个，因为我已经写过了’。”

特别钟爱艺术和科学的日志记录者们非常欣赏达·芬奇，认为他视角之广阔、记录之精湛远胜过梭罗。对于达·芬奇的好奇心来说，没有一个事物是微不足道或



大约在1517年，当时法国国王的“首席画家、工程师和建筑师”达·芬奇为一个皇族居住的全新城市——罗莫朗坦，绘制了这些草图。



被称为“刘易斯和克拉克日志”作者的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还有他们团队的其他成员。在日志中，手绘地图、动植物群和偶尔现见的独木舟随处可见。